



他们只愿意接收赞美，却无法接纳对自己的指正；只看见“我”的视角，任何事情一旦发生，都迅速把过错向外推，向外找理由，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……

后疫情年轻世代 需重新被教爱与规则

一早还没踏进教室，就看到一位家长站在走廊上等我。我心里泛起一丝苦笑，明明昨晚才跟她说过，不用特地来学校一趟。

女孩的妈妈说明，她必须亲自来向我道歉。

教室里的学生们正在侧目、窃窃私语，我只好把这对母女带进教师办公室。才一进办公室，妈妈就向我鞠躬道歉，我连忙摆手说不用这样。

这位妈妈说，她总是跟孩子说，功课不好没关系，但品性一定要好。她请女孩向我道歉，女孩的眼神慌乱，始终无法开口。

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不用此时要求她道歉，也许这时间点她还没有想通。”

妈妈谈起昨天晚上的母女对话，她对女儿最近写下种种不敬言语、敌意十足的行为，感到既震惊又心碎，昨晚甚至气到落泪，不想和孩子说话……

我只能苦笑。今年这个班级，向我道歉的家长人数，加起来已经超过我过去近三十年的总和。

不是变坏，是太早孤单

这一代孩子不是变坏了，是太早孤单了。

趁着这位愿意力挺老师的妈妈在场，我也把握机会，再次对孩子表达我内心的想法。妈妈听了，不住地点头。

我们的内心都很困惑，到底这些孩子怎么了？

或许是因为疫情关系，这一代孩子，太早被抛入一个缺乏足够支持系统的时代。

在最关键的群体互动期，那些原本应该在校园里有更多的规矩建立、团体生活学习、师生情感建立的成长经验，却在居家隔离与线上课程中悄然流失。

再加上过早接触网路聊天室等平台，彼此之间的负面情绪不断被渲染、放大。孩子们很快学会情绪表达，却还不及学会管理情绪；他们很会评论他人，却还不懂面对自己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们习惯活在被看见的渴望中，却害怕被纠正的焦虑感。

他们只愿意接收赞美，却无法接纳对自己的指正；只看见“我”的视角，任何事情一旦发生，都迅速把过错向外推，向外找理由，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。

一旦被批评，就像世界崩塌，仿佛是整个“我”被否定，而不是某个行为需要修正。

先看见情绪，才有机会教会行为

还有那些一直层出不穷的说谎，明明犯错却大声强辩，甚至相互掩饰行为。我有时真的感到无语，明明我花了极大心力在这班级里推动“品格教育”。

但当我冷静思考时，我感受到这不是单一孩子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世代在寻找“我是谁”时，产生了混乱与碰撞。

所以有时我得更耐着性子，不再只是急着纠正行为，而是陪他们看见背后的情绪、信念与需求。例如我会问：

你这样做，是因为不想被笑？还是怕被骂？

你生气，是因为觉得不被理解吗？

如果我们把话说清楚，是不是会比较好过一点？

我并不想当一位只会指责孩子的老师，而是成为让孩子能更懂自己的大人。

别让按赞文化取代诚实回馈

让女孩回教室后，我和妈妈又谈了很多。我建议妈妈，在处理孩子行为问题时，要先看懂她行为背后的情绪。

女孩心中其实隐含着许多情绪，妈妈表示，这或许跟前阵子对女孩的学业成绩过度严格要求有关。

我说，这些反抗与敌意，其实是内心深处的害

怕与防卫。我们要接住她的情绪，同时也要温柔而坚定的让孩子明白：犯错没关系，但应该从中学会看见对他人的影响，学习修正与弥补，才能从每一次犯错中得到珍贵的学习。

同时，现代孩子活在按赞文化中，过于依赖外在肯定。

我也建议妈妈可以用真诚的语气说：“这份我觉得可以更好，你觉得呢？”让孩子开始接纳不同的观点，也养成面对不同意见的韧性。

当下难以理解的，都藏着未来意义

最后妈妈带着落寞的神情离开，本该被安慰的我，却总是成为安慰家长的那个角色。

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功课。

这班孩子或许是来成就我的，来磨我的脾气；来让我在感受一位老师在教学上的深深的无力感；然后学会在这样的困境里，仍然接住自己的情绪，试着找到教育存在的价值。

也许有一天，这些孩子会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；也许这些纷扰，都是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学习体验。

更或许，他们会记得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曾经有一位大人不放弃他们，愿意理解他们，一次次帮助他们看见自己。

成长型思维提醒我们：犯错不可怕，逃避才会让我们停在原地；被提醒不是批评，而是有人在乎你能更好。更重要的是此刻我们能做些什么，才能让未来我们变得更好。

这一切种种，我相信是有答案的，我等着有一天上天捎来消息。

我等待着孩子懂得回望，等待自己学会放下，更等待生命回信的那一天。